

<<晚清双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晚清双记>>

13位ISBN编号：9787536693173

10位ISBN编号：7536693176

出版时间：2008-02

出版时间：重庆出版社

作者：（清）沈复,（清）刘鹗

页数：434

字数：293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晚清双记>>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中国近代极负盛名的两部小说：《浮生六记》和《老残游记》。

《浮生六记》全书六卷，因在每一卷中记一事，故有六记之名。

六记名称是：《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快记》/《中山记历》/《养生记道》

《浮生六记》写了两位极平常的雅人，他们似乎对一般人追求的“事业的成功”没有什么兴趣，而只是沉醉在大自然的良辰美景、山林泉石之间，与几位友人过着恬淡自适的生活，在平淡中蕴涵闲适、艺术化的趣味，保持着一种亲近自然的生命状态，使平凡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尤其令当代人自叹不如的是，书中的主人即使生活在穷困之中，也能以费钱不多的经济方法，与二三友朋或涉足溪水，或忘情山林，文酒诗会，自得其乐。

就如书中的女主人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

这种生活，才是宇宙间最美丽的东西。

《老残游记》本书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全书共20回。

作家以如椽之笔描写了晚清社会的腐败，着重揭露了那些所谓“清官”的罪恶和“好官”的昏庸，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政治的统治支柱，可谓切中要害。

<<晚清双记>>

书籍目录

浮生六记 卷一·闺房记乐 卷二·闲情记趣 卷三·坎坷记愁 卷四·浪游记快 卷五·中山记历
 卷六·养生记道 附录： 王韬·《浮生六记》跋 俞平伯·重印《浮生六记》序 林语堂·
 《浮生六记》英译自序 赵苕狂·《浮生六记》考老残游记 第一回·土不制水历年成患 风能鼓
 浪到处可危 第二回·历山山下古帝遗踪 明湖湖边美人绝调 第三回·金线东来寻黑虎 布帆西去访
 苍鹰 第四回·官保爱才求贤若渴 太尊治盗疾恶如仇 第五回·烈妇有心殉节 乡人无意逢殃 第六
 回·万家流血顶染猩红 一席谈心辩生狐白 第七回·借箸代筹一县策 纳楹闲访百城书 第八回·桃
 花山月下遇虎 柏树峪雪中访贤 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谈心 第十回·骊龙双珠
 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声叶笠篔 第十一回·疫鼠传殃成害马 獬犬流灾化毒龙 第十二回·寒风冻塞黄
 河水 暖气催成白雪辞 第十三回·娓娓青灯女儿酸语 滔滔黄水观察嘉谟 第十四回·大县若蛙半浮
 水面 小船如蚁分送馒头 第十五回·烈焰有声惊二翠 严刑无度逼孤孀 第十六回·六千金买得凌迟
 罪 一封书驱走丧门星 第十七回·铁炮一声公堂解索 瑶琴三叠旅舍衔环 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
 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 第十九回·齐东村重摇铁串铃 济南府巧设金钱套 第二十回·浪子金银伐
 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 老残游记续 第一回·元机旅店传龙语 素壁丹青绘马鸣 第二回·宋公子蹂躏
 优昙花 德夫人怜惜灵芝草 第三回·阳偶阴奇参大道 男欢女悦证初禅 第四回·九转成丹破壁飞 七
 年返本归家坐 第五回·俏逸云除欲除尽 德慧生救人救彻 第六回·斗姥宫中逸云说法 观音庵里环
 翠离尘 第七回·银汉浮槎仰瞻月姊 森罗宝殿伏见阎王 第八回·血肉飞腥油锅炼骨 语言积恶石磨
 研魂 第九回·德业积成阴世富 善缘发动化身香 附：老残游记外编卷一（残稿）

<<晚清双记>>

章节摘录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

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

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被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

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

娶陈氏。

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

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

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

一日，于书篋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

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

余年一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

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

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

是中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

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

时但见满室鲜衣，菱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

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已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

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

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

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

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

不知天寿之机此已伏矣。

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以枣脯进，余嫌其甜。

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

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

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

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

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

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贻人笑也。

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

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

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

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调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

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

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婉款嫁。

芸出堂陷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

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

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未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姬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

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

<<晚清双记>>

《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莫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

”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

”伴姬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

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

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

”芸回眸微笑。

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

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

每见朝嗽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

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

”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

”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

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

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

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逐，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

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

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

闻信之徐，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

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

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

”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

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

居三月，如十年之隔。

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中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快快。

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

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

喜同戍人得赦，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

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

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浊斯濯足”意也。

榴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画俱绿。

隔岸游人往来不绝。

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

稟命吾母，携芸消夏于此。

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

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

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

”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

”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

”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

”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激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

”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

<<晚清双记>>

”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

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

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

”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

”芸笑曰：“妄尚有启蒙师自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露。

”余曰：“何谓也？”

”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

”余笑曰：“异哉！”

李太白是知己，自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

”差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

”相与大笑。

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

”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

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

”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

”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

偶为之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

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

《语》曰：“礼多必诈”。

”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

”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

”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

”余曰：“前言戏之耳。”

”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

”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

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

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

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

”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

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

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

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

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

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

”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

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

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一飞云过天，变态万状。

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

”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

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阁，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

若夫妇同观，所品论着恐不在此云霞耳。

”未几，烛烬月沉，撤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

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

”余亦索然。

<<晚清双记>>

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

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

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

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

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

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

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

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

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

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

此声也，胡为乎来哉？”

不禁毛骨皆栗。

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

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

余亦继之，困顿两旬。

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

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姬一婢扶焉，老仆前导，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

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

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

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

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着烹茶以进。

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被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

芸曰：“今日之游乐矣！”

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

时已上灯，亿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

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

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

吾母亦有义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与芸最和好。

王痴憨善饮，俞豪爽善谈。

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锡，此俞六姑一人计也。

余笑曰：“俟妹于归后，我当邀妹丈来，一住必十日。”

俞曰：“我亦来此，与嫂同榻，不大妙耶？”

芸与王微笑而已。

时为吾弟启堂娶妇，迁居钦马桥之米仓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

吾母诞辰演剧，芸初以为奇观。

吾父素无忌讳，点演《惨别》等剧，老伶刻画，见者情动，余窥帘见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内探之，俞与王亦继至。

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窗之侧，余曰：“何不快乃尔？”

劳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耳。”

俞与王皆笑之。

系曰：“此深于情者也。”

<<晚清双记>>

”俞曰：“嫂将竟日独坐于此耶？”

”莹曰：“候有可观者再往耳。”

”王闻言先出，请吾母点《刺梁》《后索》等剧，劝芸出观，始称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无后，吾父以余嗣焉。

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莹之侧，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扫。

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请同往。

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斑驳可观，指示余曰：“以此叠盆山，较宣州白石为古致。”

”余曰：“若此者恐难多得。”

”王曰：“嫂果爱此，我为拾之。”

”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鹤步而拾之。每得一块，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

未几，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则力不胜矣。”

”芸且拣且言曰：“我闻山果收获，必借猴力，果然。”

”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余横阻之，责芸曰：“人劳汝逸，犹作此语，无怪妹之动愤也。”

”归途游戈园，稚绿娇红，争妍竞媚。

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

！

”王曰：“不知痛痒者，何害？”

”余笑曰：“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为花泄忿。”

”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

”芸笑解之而罢。

芸初缄默，喜听余议论。

余调其言，如蟋蟀之用纤草，渐能发议。

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食芥卤乳腐，吴俗呼为臭乳腐，又喜食虾卤瓜。

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因戏之曰：“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

卿其狗耶？”

蝉耶？”

”芸曰：“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幼时食惯，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蝉，犹喜食之者，不忘本出；至卤瓜之味，到此初尝耳。”

”余曰：“然则我家系狗窠耶？”

”芸窘而强解曰：“夫粪，人家皆有之，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

然君喜食蒜，妾亦强映之。

腐不敢强，瓜可扼鼻略尝，入咽当知其美，此犹无益貌丑而德美也。”

”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

”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试尝之。”

”以箸强塞余口。

余掩鼻咀嚼之，似觉脆美，开鼻再嚼，竟成异味，从此亦喜食。

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

余曰：“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

”芸曰：“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余启堂弟妇，王虚舟先生孙女也，催妆时偶缺珠花，芸出其纳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姬旁惜之，芸曰：“凡为妇人，已属纯阴，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

”而于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继筒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门“弃余集赏”。

于女红、中馈之暇，终日琐琐，不惮烦倦。

芸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旧邻冯姬每收乱卷卖之。

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锤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

<<晚清双记>>

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

芸曰：“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

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

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

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

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

余笑曰：“幼时一粥犹谈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盃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

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盍绘一像祀之？”

时有茗溪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

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

此戚君得意笔也。

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悬之内室，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

后因家庭多故，此画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谁家矣。

“他生未卜此生休”，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耶？

迂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

院窄墙高，一无可取。

后有厢谈，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

沧浪风景，时切芸怀。

有老姬居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

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巅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

姬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谓余曰：“自自别沧浪，梦魂常绕，每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姬之居乎？”

余曰：“连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卿若愿往，我先观其家可居，即袱被而往，作一月盘桓何如？”

劳曰：“恐堂上不许。”

余曰：“我自请之。”

越日至其地，屋仅二间，前后隔而为四，纸窗竹榻，颇有幽趣。

老姬知余意，欣然出其卧室为赁，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

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

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殷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偿其价，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

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

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

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

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姬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

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

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

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

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

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

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

君画我绣，以为持酒之需。

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

余深然之。

今即得有境地，预知己沦亡，可胜浩叹！

<<晚清双记>>

编辑推荐

全书尽皆闺房燕昵之声，却不失盐粮琐屑之实。

俞平伯《浮生六记》是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的痕迹。

林语堂《浮生六记》的女主人翁 - 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做官、做人、做学问的文学教本。

胡适：该书对文学史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物的能力。

鲁迅：叙景状物，时有可观。

浮生六记：书中的主人与二三友朋或涉足溪水，或忘情山林，文酒诗会，自得其乐。

就如女主人芸所说，“布衣菜饭，可乐终身”。

这种费钱不多的奢侈，才是人间的至美。

老残游记：刘鹗自述：“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这是一部对“棋局已残”的封建末世以及汉民族苦难际遇感怀啼泣的书。

<<晚清双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